

四書古人典林

四書古人興林卷之十

新安江 永慎修新編

大夫部中

管仲

奉子糾奔魯

左莊八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無知弑襄公亂作管夷吾

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子糾生臣

詳召忽

堂阜稅囚

左莊

九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若

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召忽死之

管仲請囚鮑叔愛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

夷吾治於高溪使相可也公從之高溪齊卿高敬

管仲

仲也言管仲政事之才多於敬仲齊語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民弗苦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民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公曰若何曰請諸魯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諂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施伯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俞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

之於是束縛以予齊鮑叔知管仲史記管仲曰吾始使齊使受而以退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我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又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不恥三行又魯仲連傳管夷吾射桓公中鉤篡也遣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

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三黜三浴齊語管仲

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燭鄰國

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富國彊兵史記管仲

問焉以香塗身曰黜或爲熏

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

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

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

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

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

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

定民居成民事

齊語管仲曰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

輕重謂錢也

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慎用其六柄

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

處雜處則其言詭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曰

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

井處農就田野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曰制國以爲
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
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
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
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國郊以內鄙
郊以外三分國都以爲三軍五分其鄙以爲五屬六
柄生殺貧富貴賤也吮亂貌易變易也二十家爲一
鄉二十一鄉凡四萬二千家此管子所制非周法也
士鄉十五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
人是爲三軍國子高子皆齊上卿
父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曰未可國
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
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曰
國安矣其可乎曰未可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
亦將正卒伍修甲兵若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
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若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

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爲之若何曰作內
政而寄軍令焉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
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
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
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
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
千人爲旅旅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
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
子之鼓春以謩振旅秋以彌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
軍旅整於郊內教旣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
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
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
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若同樂行同和死同哀
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若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
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置射
莫之能禦也內政軍政也因治政以寄軍令置射

鉤

左傳二十四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晉語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爲侯伯乾時之戰申孫之矢集

於桓鉤而無怨言

東縛立功名

家語孔子曰管仲

申孫矢名鉤帶鉤

說襄公襄公不受

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密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不死東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書社三百

荀子桓公見管仲之能與取仁未足多也

書社三百

荀子桓公見管仲之能足

大智也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妒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少長莫不秩秩然從乎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

城小穀

春秋

莊公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左爲管仲

也

小穀齊邑公臧齊桓之德故爲管仲

城私救邾

左閔元狄人伐邾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晏

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邾以從簡書齊人救邾伐

楚詳桓

招攜懷遠

又僖七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

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人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

氏孔氏子人氏二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

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其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

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

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

舍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誓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若其勿許鄭必受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鄭伯使請盟于齊官受方物辭上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卿鄉又僖十二齊侯使管夷吾平皮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爲齊守臣謀受胙齊語桓公會諸侯于葵邱王使宰孔皆上卿謀受胙賜胙曰且有後命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仲謀對曰爲若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舉盜雜記管仲下以爲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升受

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難爲上又孔子曰

人也

言所遊者邪辟此二人爲可

難爲上

子曰

管仲饒篇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君子上不僭上

饒雕饒也紘冕之

繫以組爲之天子朱紘諸侯青紘大夫士

築三歸說

緇旅道也立屏當所行之道以蔽內外

築三歸苑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

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曰管子之知可與讎天下

其強可以取天下君持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

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

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

富擬公室

更記管仲富擬

公室有三歸反坫知與爲取

又桓公實怒少姬南襲

齊人不以爲侈

蔡管仲因而伐楚貴包

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欲督曹沫之約管仲因而

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著書又太史公曰吾讀管

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氏牧民山高乘馬輕

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

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

霸問可相又管仲疾桓公問曰誰可相者對曰知臣

哉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

非入情不可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

難近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桓

公不用其言齊遂亂

召忽公子糾附

奔魯左莊八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

皆子糾傳杜預曰子糾小白庶納糾春秋莊九公伐

兄按程子謂小白兄子糾弟納糾齊納糾齊小白

召忽管仲

入于齊

按左氏春秋作子糾公穀春秋無子字左

公伐齊納

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師及齊師戰于乾時

我師殺糾

又齊人取子糾殺之左鮑叔帥師來言曰

敗績殺糾

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

心焉乃殺

子糾子生寶魯地死臣生臣管子齊倍

之管仲請

因詳管仲生寶魯地死臣生臣公生公子

諸兒公子

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傳小白鮑叔辭管仲

與召忽往

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知子莫若父知

臣莫若君

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傳小白

也賤臣知

棄矣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

必免于管

仲曰不可持社稷守宗廟者不讓事不廣

閑將有國

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忽曰不可吾三人

之於齊猶

鼎之有足也失一焉則不立矣吾觀小白

必不為後

矣管仲曰不然國人憎惡糾之母而憐小

白之無母

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

者非此二

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而

者非此二

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而

者非此二

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而

者非此二

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而

有大慮。天不幸，降禍於齊。糾雖立，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也。」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哉！夷吾之所死，皆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矣。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遂出許諾，遂傳小白。僖公卒，諸兒爲君，是爲襄公。襄公無道，庶弟公孫無知作亂，弑襄公。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訖而雍廩殺無知。小白自莒先入魯，人納公子糾，戰于乾時。管仲射小白中鉤，魯師敗績。小白踐位，是爲桓公。桓公問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遂遣使請管仲於魯。魯君乃遂束縛以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早死，將有所定也。」今旣定矣，公子相齊之左，必介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召忽。」

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伯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也。管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晏平仲

節儉力行

史記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

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則危言；語不及之，則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行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諫納欒盈。
左襄二十二：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諸侯。」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告陳文子曰：「君自奔也，弗能久矣。」

知禍將作

子自會于沙隨復銅樂氏也樂盈猶在齊晏

知憂及君

又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晏平仲曰若恃

必有功憂

不死君難

又襄二十五年崔武子見棠姜而

必及君

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

手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

曰君死安歸君民皆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

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

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軀誰敢任之

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爲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

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不與崔

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慶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

晏平仲

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又襄二十八年慶封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

告平仲欲與其謀子雅子尾。

不受邾殿。

又與晏子邾殿其鄰。

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邾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邾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納政與邑。

又襄二十九吳公子札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亂。

知齊將爲陳氏。

又昭三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旣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

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
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
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
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
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
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
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
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舊量鍾六斛四
斗陳氏豆區釜皆一省刑又初景公欲更晏子之
加一則鍾八十省刑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
蹢躅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塹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
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
小人之利也政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
曰旣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
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爲是省於刑若
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湫下隘小蹢聲塵土爽明壇燥也旅衆也言不更宅

復宅

之而爲甲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諒曰

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

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之乎

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知姜危又晉公孫鼃

以請乃許之二三子謂鄰人知姜危又司馬鼃見

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

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子雅公孫

寵字子雅子尼皆齊惠不助四族又昭十齊惠樂高

公之孫競強爽明也氏皆齊酒疆於陳

鮑氏而惡之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

告鮑氏陳鮑方睦逐伐樂高氏子良遂伐虎門晏平

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係曰助

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

昔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樂高敗樂施高弭來奔陳
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
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
義利之本也蒍利生孽姑使無蒍乎可以滋長桓子
盡致諸公而請老蒍子旗樂施子良高弭鮑氏
文子國也虎門公門端委朝服何善焉言無善義可
助庸愈乎言罪論誅祝史又昭二十齊侯疥遂疇期

論誅祝史

而不瘳梁邱據與裔款言

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是祝
史之罪也君盡誅於祝史公告晏子晏子曰若有德
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
愧心矣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疾怨動作辟違
從欲厭私不思謗譴不憚鬼神其祝史薦信是言罪
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公
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
澤之萑蒲舟鮫守之鰲之新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

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合於鄙。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闢去禁薄斂已責衡鹿舟鮫虞侯祈望論和皆官名。聊攝齊西界姑尤齊東界已責除逋債。論和同。又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遼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

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
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
入周旋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
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
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論古而無
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子猶梁邱據
死又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
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
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爽鳩氏
少皞氏司寇季荊虞夏諸侯逢伯陵殷諸侯蒲姑氏
殷周之間晏子春秋景公遊於牛山之上北望齊曰
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
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
食惡肉可得而食也爲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
欲死況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之遊也見怯君

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則犬公至今猶存吾君方將披袞簪而立乎峨岷之中何暇念死乎公慙舉觴自罰因止禳彗星左昭二十六齊有彗星齊侯使禳罰二臣止禳彗星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誚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
論禮可爲國又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否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滯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

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若令臣共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若令
而不達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
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
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
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尚之
贖越石父更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途

贖越石父

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

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子
行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誦於不知已
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
以感縮而贖我是知已而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
之中晏子於是薦御者又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
延入爲上客薦御者從門闢而闢其夫其夫爲相
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其自得也既而歸其妻
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

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濃矣常有以自下者今
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
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國誓示儉桓弓會
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子曰晏
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
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晏子焉知禮仲子曰國
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
以禮一裘不易儉於已也遺車一乘儉其親也定
訖卽還儉於實也有子主隘而偪下禮器晏平仲祀
祫豆滌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雜記孔子曰晏
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
君子下章君之賜晏子春秋晏子敝車羸馬桓子曰
不偪下章君之賜晏子春秋晏子敝車羸馬桓子曰
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
族無東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

此而爲隱若之賜知飢知寒又齊景公時雨雪三日

平章君之賜乎公披白裘見晏子曰不

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飢暖而親親厚賢新片

知寒公悟乃脫裘發粟與飢寒者晏子

博聞強記通於古今事齊三君以節儉力行盡忠極

諫道齊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親附不用則退耕於

野用則必不屈不可脇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

杼之劫使諸侯莫能屈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

內能親親外能厚賢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盡忠

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齊人以此重之盡忠

補過史記太史公曰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

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

合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沮尼谿封

詳孔子兄事詳子

四書古人與休卷十大夫節中晏平仲崔子

崔子

立莊公

左襄十九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

嬖仲子

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

曰不可

廢常不祥聞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

今無故而廢之

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

悔之

公曰在哉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

太子齊侯疾

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諫伐晉

戎子齊靈公卒

莊公卽位莊公太子光也

又襄二十三

齊侯伐衛遂伐晉崔杼諫曰不可臣聞

之小國開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

君其圖之弗

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

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

若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

子始止之

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

又過之不得其死

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

崔子言有急不能將有大志父襄二十五齊崔杼帥

顧君弑之以說晉師伐我北鄙公患之孟

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

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志在弑

也弑莊公父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

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

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示陳文子文子曰

夫從風風墮妻不可取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疾

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內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

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

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

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

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閒公莒子

朝于齊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

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搃而歌侍人

崔子

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
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
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叛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
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門
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
望也舍之得民崔子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大
史書曰崔子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
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氏盡死執簡以
往聞既書滅崔氏又襄二十七年齊崔杼生成及彊而
矣乃還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
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
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
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
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
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雙盧
蒲雙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

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齊助女，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崔子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終，尸崔杼，又棄二十八。慶氏亡，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尸崔杼，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旣，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吾獻其柩於。」是得之。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陳文子

謂崔子將死

詳崔子

知齊將有寇

左襄二十四齊侯旣伐晉而懼將欲見楚

崔子

陳文子

于楚子使遽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
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戢藏也取謂晉不可叛父襄二十八齊侯朝于晉
其族還自害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
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顛禮也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
乎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按文子是年已
在齊則違齊不數歲而遂反襄二十七年崔氏滅慶
封當國文子之謂桓子可慎守又陳文子謂桓子曰
反其在此時乎禍將至矣吾其何得
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禍將至謂慶氏桓子文子之子無宇慶封時有此木
積於六軌之道文子善其不志於貨財一說此三言
者陳氏父子爲隱語以相諭也蓋木者作室之良材
莊者國中之要路言
將代之執政云爾

陳恆

執簡公

左哀十四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執

言於公曰陳闕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子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已言之子我使爲臣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歸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火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

子我歸屬徒攻闕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
道於介中適豐邱豐邱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陳恆
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闕止于
成也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帳聽政之處成子入反閉
門不納子我除害
言將爲公除害
弒簡公
又齊陳恆弒其君壬子舒
州孔邱三日齊而請伐齊

孔子詳

舅犯

從重耳奔狄

左僖二十三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
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奔狄

在僖五年按國語云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
也實生重耳伯行偃父狐突晉語公子重耳出亡及
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
不可以因往道遠難適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

輒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處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患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其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戒乃遂之翟監諸侯之爲視諸侯爲誰動也

辭里克召

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

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喪亂有小大夫喪大亂之烈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誰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埽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

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

教公子辭秦使

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

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

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

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

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

對客曰云云詳見晉文公晉語重耳告舅犯舅犯

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

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以我懷公殺狐

微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

突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

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

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

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

殺之，勸公子行。

又處狄十二年而行。倍五年奔狄，至

之，以翟爲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而自責，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人矣，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畏而與，塊、天賜欲觀晉會，其季年可也。乃行。戾，定也。與，塊、天賜左僖二十三年，過衛，衛女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醉遣公子。又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得土，有國之祿。醉遣公子，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晉語公子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

偃之肉腥臊將

從者是相國

左傳二十三及曹僖負

焉用之遂行

之從者皆足以相

卿材

晉語僖負羈言於曹伯曰晉

國詳晉文公

人從之可謂賢矣

惠以有謀

又公子過宋公孫固

三人狐偃趙衰賈它

言於襄公曰

晉公子

父事狐偃偃師事趙衰賈它狐偃其舅也而惠以

有謀賈它狐偃之子狐射姑賈季也

左傳二十三

鄭叔詹曰晉公子有三

士足以上人而從之

勸受楚享

晉語如楚楚成王

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肅思

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殺之非天誰啓之心

肅思

晉語秦伯歸女

左傳二十三楚子曰晉公

納懷嬴

晉語秦伯歸女

子從者肅而寬惠而能力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

惟秦所命也

懷嬴故子圉妻與焉與爲勝也子犯

怨懷公殺其父故勸之

不如衰父

左傳二十三他日公享之子

衰從不如

授璧投璧

又傳二十四秦伯納之及河

趙衰有女解

授璧投璧

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

綏從君巡於天下

臣之罪多矣

臣猶知之而況君乎

請由此亡

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

有如白水投

其璧于河

羈

見利不顧君乎九原文子曰死如

馬羈綏馬羈

見利不顧君

乎九原文子曰死如

可作也

吾誰與歸

叔譽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

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

舅犯詐亡要君以利勸

納王

左傳二十五

襄王出居于鄭秦伯師于河上將

信之且大義也

繼文之業而信宜於諸侯

今為可矣

晉侯辭秦師而下

晉文侯為平王侯伯匡復晉室

使民知義信

禮

又傳二十七楚子國朱朱告急狐假

使民知義信

禮

又傳二十七楚子國朱朱告急狐假

使民知義信

禮

又傳二十七楚子國朱朱告急狐假

使民知義信

禮

又傳二十七楚子國朱朱告急狐假

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其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謂子玉無禮

又傷二十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

曰子玉無禮哉

君取一臣取二不

可失也先軫曰子與之

詳文公

還軍吏曰楚師老矣何故

邊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

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

邊三舍避之所以報

也勸戰

又晉侯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

侯若其不捷表襄山河必無害也晉侯夢與楚子搏
楚子伏已而監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
其罪吾且柔之矣
暨嘒也腦所以柔物

趙簡子

會黃父

左昭二十五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

王室有子

問子大叔禮

又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

朝亂謀定之

問子大叔禮

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

是儀也非禮也

簡子曰彼問何謂禮

對曰夫禮天之

經也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

對曰

曰禮上下之紀

天地之經緯也

民之所以生也是以

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

大

不亦宜乎簡子曰快也請

終身守此言也

詳世叔

叔向諷論鬪臣

晉語趙簡

曰書之

卷上大夫郎中

勇犯趙簡子

獻子有鬬臣五人我無一何也叔向曰子不欲鑄刑也若欲之肸也待交捋可也鬬臣并難之士鑄刑

鼎

左昭二十九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

度矣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非趙鞅意

不得已哭子大叔

又定四反自召陵鄭子大叔卒趙

而從之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

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

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杜註言簡

子得用善言所以遂興按簡子以私怒殺邯鄲午召

亂而入于晉陽以叛則始亂之戒已犯之矣其他所

戒亦多不免

愛陽虎

又定九陽虎奔晉適趙氏入晉杜說非也

陽叛

又定十三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

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

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
侵齊而謀之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乃使告邯鄲
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
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
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
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
死爲後可也安子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
說趙孟不可范氏中行氏代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
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
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
伐范氏中行氏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
請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先是鞅圍衛衛人貢五
百家置之邯鄲今欲徙晉陽晉陽鞅邑又定十四梁
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
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
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

是安于與謀亂也。吾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子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納衛世子。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祀安于於廟。于鐵。左齊人輪范氏栗，鄭子姬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驅兵車先陳，罕驅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之，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詭賊，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殺綏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撲馬，無入于兆。下鄉之罰也。將戰，郕

無恆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鄆師衆太子
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
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
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滿太子禱曰曾孫蒯賁敢昭
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
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賁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
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
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太子救之
以戈鄆師北太子復伐之鄆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
孟喜曰可矣傳假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既
戰簡子曰吾伏殺軀而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
曰吾救主於車邊敵於下我在之上也鄆良曰我兩
皆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朝
皆絕志父簡子之一名簡子不讓下皆自伐圍朝
歌又哀三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又哀四趙
邯鄲趙鞅殺士皋夷惡范氏也邯鄲
趙簡子

耶鄆降荀尹鐸保障晉陽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

寅奔鮮虞尹鐸保障晉陽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

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誠襄子

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

爲歸繭絲賦稅保障蔽扞也襄子簡子之子無邱

按後知瑤帥韓魏攻襄子襄子走晉陽曰先主之所

屬也尹鐸之所寬也三家圍而灌尹鐸增壘培又趙

之民無叛意與韓魏反滅知氏

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

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

培怒曰必殺鐸是昭余讎也邺無正進曰昔先主文

子少繫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

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蓋爲正卿有溫德以成其

名譽及景子其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

修其身以愛先業順德以學士擇言以教子擇師保

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

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
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昔
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
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
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 壘荀寅士吉
射圍趙氏所作壁壘也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也言
見壘培戒懼足 殺寶鳴犢奔華史記孔子既不得川
當師保鳩安也 於衛將西見趙簡子
聞寶鳴犢奔華之死也 寶犢論人化晉語趙簡子歎
臨河而歎 詳孔子 寶犢論人化曰雀入于海爲
蛤雉入于淮爲蜃龍龜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
夫寶犢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貽哀無德
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
不恤庶難而欲損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
犧爲吠畝之勤人之化也何且之
有 宗廟犧喻貴畝畝之勤喻賤

甯武子

盟宛濮

左傳二十八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

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楚人救衛不克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王于虎盟諸侯于王庭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

此盟也而後不貳叔武衛成公弟諡從京師又衛

夷晉以叔武愛盟于踐上故臆衛侯歸侯先

期入甯于先長驍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提髮禿出前驅

歎大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提髮禿出前驅

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歎大禿出

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

咺訟甯武子為甯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

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

于京師真諸淡室甯子職納橐饘馬元咺歸于衛立

公子瑕甯子惠公之欲速故先入狄安喻國人衛

侯逐驅掩甯子未備訟謂爭殺叔武事坐者與元咺

對坐也大士獄有疑衛之也民及其獄官質正元咺

棄衣囊陳麋也甯子以去食貨幣衍又傳三十首

為已職言其忠至所慮者族貨幣衍侯使醫

衛侯甯俞貨幣使薄其賦不死衛公為之請納王于

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敬

治塵殺元咍及子適子儀晉侯實怨衛侯請改祀

命

又僖三十一狄圍衛衛遷于帝邱卜曰三百年衛

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

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

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闕成王周公之命祀請

改祀命

相夏后

不答賦

又文四甯武子來聘公與

啓之孫居帝邱

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

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

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

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

來繼舊好君辱賜之其敢干大禮以

自取戾愾恨也覺明也戾罪也

薏伯玉

從近關出

左襄十四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

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

公飲之酒使犬師欲巧言之卒章犬師辭師曹請爲

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

戚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

之傾覆將苦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

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

孫文子孫林父也甯惠

子甯殖也戚孫文子邑伯玉懼難作欲速

又從近關

出境於是孫林父殺三公于獻公出奔齊

又從近關

出反襄二十六年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

出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

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蒯伯玉伯玉曰

甯喜言

甯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甯喜

甯殖子於是甯喜攻孫季札說之反襄二十九吳公

氏弑其君剽獻公復入季札說之

子札適衛說蒯

氏弑其君剽獻公復入季札說之

子札適衛說蒯

氏弑其君剽獻公復入季札說之

子札適衛說蒯

氏弑其君剽獻公復入季札說之

子札適衛說蒯

氏弑其君剽獻公復入季札說之

子札適衛說蒯

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

史魚恥不能進

新序史魚曰吾

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生不能進蘧伯玉過孺子瑕是不

能正君也當置戶北堂

晉不如兵

說先唐諸

伐衛使史默往視之

政未可以加兵也

至闕下車

列女傳衛

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轉轉至闕而止

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

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

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蘧

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外

必不以聞味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外

寬內直

韓詩外傳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

物之器

隱括正

五十知非

淮南子蘧伯玉行年五

六十化

莊子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孔子主

史記孔子去衛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孔

子嚴事

又孔子之所嚴事於衛蘧伯玉

瑕邱諷文子

詳公叔文子

言觀發

知知

禮器蘧伯玉曰君子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達故觀其器而知其

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達故觀其器而知其

發發動舉措

史魚

季札說之

左襄二十九年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詳蘧伯玉

謂公

叔成必亡

又定十三年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

而君貪罪共及于平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

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鮒曰無害子臣可以免

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乎富而

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

史魚

史魚

史魚

史魚

史魚

與焉十四年尸諫家語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
靈公逐公孫成尸諫不肯反任之子魚驟諫不從病
將卒命其子曰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
正君也生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汝置尸牖下畢
矣其子從之靈公弔怪而問焉子以父言告靈公愕
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伯
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曰古之烈諫者死
則已矣未有如史魚之尸諫忠感其君者可不謂直
乎君子之道三說苑仲尼曰史鮒有君子之道三不
仕而敬上不祝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顏讎山

孔子主

便記孔子去魯適衛主顏濁鄒家即顏讎
山也史記謂子路妻兄乃因彌子之妻而誤

公子荆

季札說之

左襄二十九吳公子札適衛說公子荆曰

十年齊豹之亂公南楚爲靈公驂乘齊氏射之中背者別是一人杜註不言是公子荆舊以公南楚爲公

子荆今不從

公叔文子

季札說之

左襄二十九吳公子札適衛說公叔發曰

禮記註作按集註名枝諫追陽虎又定六公侵鄭往

字之誤也詳遽伯玉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

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華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

定之繫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

子諸侯苟憂之將以之爲賢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
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桓之子唯周公康叔
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
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舒鼎衛文公之
鼎昭兆寶龜聲鑑聲樂瑕邱邱蘧伯玉從文子曰樂
帶以鏡爲飾蒙覆也樂瑕邱邱蘧伯玉從文子曰樂
哉斯邱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諡
諡請前請前行而去惡其將欲奪人之地也諡

貞惠文子

又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曰日月

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
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
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
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有難昭二十年靈公
如死鳥事班制尊卑之次多寡之節因舊典而
修舉之以三字爲諡惟稱文子者文足以兼之成驕

而亡

左定十三年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

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富也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成將爲亂十四年春衛侯遂公叔成與其黨成來奔請享欲令公臨其家子臣言能執臣禮

孔文子

奪大叔疾妻

左哀十一年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婦嬖于朝出孔文子使疾出

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婦寘于卑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

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尊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孔姑遺疾之弟孔姑孔文子之女疾之訪攻大叔又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未之聞也遂命駕而行曰烏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勤文子遽止之曰國豈敢廢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公家祭統衛孔惺之鼎銘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休哉此衛莊公賜孔惺之鼎銘文叔孔文子也言孔氏先世皆以愛君憂國爲嗜欲文叔能興起之慶卿士卿士

王孫賈

叛晉

左定八年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誰能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

執牛耳成何日衛吾溫原也為得視諸侯將欲涉也
援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
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
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
晉謝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
夫曰是衛之禍非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
必以而于與大夫之子為賢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
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
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忠使皆行而後可公以
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
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
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賢焉何遲之有乃叛
晉晉人請改盟弗許晉士鞅侵衛援擠也而
至挽訴恥也賈言工商皆行欲以激怒國人

視鮒

長衛於蔡

左定四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將會衛子行撒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莫

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而煩刑書若又共二檄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稷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泉鉏將長蔡於衛衛君使祝佗私於萇宏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宏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上川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

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
康叔以大路。少帛。績。棧。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
氏。繁氏。鑄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
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上。以共王職。取於相
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
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
大路。密須之鼓。闕鞞。始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
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
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
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尙年也。管叔啓商。蔡邠王室。王
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
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
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
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
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曹文
之昭也。晉武之程也。曹爲伯甸。非尙年也。今將尙之。

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滿、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襄宏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封父、古諸侯繁弱、大弓名，陪增敦厚也。少皞虛曲阜也，少帛雜帛也，綽茂大赤，旂大呂鐘名，咻塗所經也，略界也。有陶衛所受朝宿邑，近京畿，相土之東都，爲湯沐邑，助王東巡，祭泰山，索法也。疆理土地，以周法，密須國名，闕韋甲名，姑洗鐘名，犬原近戎，故自以戎法，甚毒也。蔡放也，素達反。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叔、霍叔、處毛叔、肸也。

桓魋

景公嬖魋

左定十宋公子地嬖蒞富獵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

之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害孔子史記

公閉門而泣之日盡腫公子地出奔陳

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授其母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

曰天生德於予爲厄棹自爲厄棹三年而不成夫子

桓魋其如子何

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魍得罪左哀十一

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

出奔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入曹以叛又哀十四宋

宋公求珠魍不與由是得罪

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魍先謀害

請以鞍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鞍七邑而請

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皐野田余

長魍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顧神

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

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

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述人來告曰達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于野曰嘗私焉若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願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于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魋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要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

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殺其邑焉而適
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
魯郭門之外阮氏隄弟邱興左師向魋是所
巢也子願子車皆魋弟牛亦魋弟阮氏魯人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十終

四書古人典林卷十大夫部中

桓魋